

禁忌伊甸園

【小說類】 佳作 應華一乙 吳旻柔

禁忌伊甸園 01

如果不是十八歲生日那天，爸在開心之餘和酣醉中脫口而出的話，還有媽臉上的責備和古怪，這個秘密或許將永遠為少數人所知。

我家曾在紐約市經營一間中餐廳，那裡有來自福州、四川、廣東和西藏的師傅，有肖想竄位當上老闆娘的員工米雪兒，有熱愛中國菜的阿兜仔老顧客，還有對鸚鵡情深的廚師夫婦和他們可愛的小孩。

然而意外來得匆促無情，因為一場電線走火，那承載了無數人心中酸甜苦辣的餐廳就此關門大吉。

那真的是上天的眷顧，也多虧我福大命大。

據說聖誕夜店裡起火那天，貪玩的我趁著沒人注意偷跑去二樓的閣樓玩。

意外就是在那時發生的。

濃密黑霧中大雪紛飛，正值下班巔峰時刻車流阻塞不通，鳴笛聲與消防員指揮的叫喊讓現場充滿緊張的氛圍。

看著直達天際毫不減勢的熊熊烈火，一對夫妻神情悲痛地緊緊依偎在一起。

「救救我們的女兒，我們的寶貝女兒啊啊啊……」絕望無情地啃食著才剛送完外賣回來，就被阻攔在外的兩人。

正當消防員齊齊衝進陷入火海的餐廳，那一瞬間令所有人驚訝的是，被燒得焦黑的地上躺著一個奇跡般毫髮無傷的人影。

而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年僅八歲的我。

我睡了很長一段時間。

醒來是三天後的事了。

混雜的藥水味先是刺激了我的嗅覺，再看到身上的病人服讓我意識到這大概是在醫院吧。

果然，一名醫生推開門來對我進行一連串檢查，冰涼的聽診器放在我胸前，一邊看著儀器運作情形，宣布我沒什麼大礙後，爸媽緊揪著的心也終於放下。

「感謝神明保佑我們家桐雨。」媽蹲下吻了我的額頭，虔誠地雙手合十感謝神明顯靈，爸則牽著我發誓不會再讓寶貝女兒陷入危險。

「檢驗報告顯示您的女兒十分健康，我見過許多火災後劫後餘生的人，但能在那種大火中全身而退的……」老醫生說著說著停下來，深深歎道：「這等奇跡，真是上天保佑也說不定。」

此時此刻，明明經歷過生死一瞬間的我卻心如止水，淡定得不同尋常。醫生向我們解釋這種情形在像我這樣的病人身上是很常見的，首先會對外的事物感到麻木，一段時間後會因為害怕而夜不能寐，無助的病人——尤其是小孩——最需要的便是至親的陪伴了。

之後爸媽跟著醫生和捧著一疊資料的護士走到外面，只剩下我一個人的房間頓時悄然無聲。

是夜。

我獨自待在冷清寬闊的病房裡，手裏把玩著護士小姐剛進來時送給我的慰問品。

我剝開金鉑色的包裝紙，看見裡頭那顆做成蘋果形狀的巧克力。

不能吃陌生人給的食物，但護士小姐跟醫生一樣是好人。

嗯，吃掉吧。

於是，實在抵不住美食誘惑的我，便把巧克力放進嘴裡，喀的一聲，便嘗到了醇厚的可可，與之相融的果香在舌尖若隱若現，苦中帶甜。

蘋果味的巧克力好好吃！

「如果不是我愚蠢的弟弟，妳還能笑得那麼開心？」

聽到聲音我猛地抬頭，瞪大雙眼警戒地朝窗戶看去，卻只見輕如蟬翼的白色簾幕在夜色無瑕，在霓虹城市與遙遠星光中來回飄蕩。

我看著窗外景象愣住了。

突如其來的冷風灌入房間，我摸了摸臉頰，這才想起方才還緊閉的窗現在卻大大地敞開著？

大概……大概是風吹的吧。我理所當然的這麼認為，離開床想去把窗戶關上，但當我赤裸著腳踩在冰冷的磁磚塊上，走到半路時，頭頂忽然傳來啪嗒一聲，我往上一看，發現原本亮著的燈全都熄滅了。

再回頭，一個漆黑的魅影就出現在了半透明的窗簾後方，我嚇得沒拿好手中的巧克力，掉在地上滾了幾圈。

我趕緊撿了起來，但調皮的巧克力又從我手裡溜走，於是我又向前跑了幾步，抓起巧克力後就要起身，一抬頭，卻見那人已經輕盈地躍下窗臺，站在我面前了。

憑著微弱的月光，我逐漸看清了他的長相，以及那抹熟悉的藍。

在火場救了我的人，眼裡蘊藏的是毫無感情的殺意，但在這人似笑非笑的彎月型眼中，我看出了另外一種情感。

和爸爸媽媽揉著我的頭髮，輕聲細語對我說話時流露的溫柔神色一樣——寵溺，但陰冷的氣息籠罩在他周身，又是和那人如此相

像，如此令人心生畏懼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，夏娃。」他一開口，身後呼嘯的狂風便戛然而止，萬物死寂。

看到有如被施了法術而靜止的風，我露出不可至信的神色，可一和他對上眼，隨即低下頭斂起情緒。

我的表情一定很有趣，而他也看出了我的好奇。

「萬物皆有靈，不單是妳能看見的，就連風，它們也有喜怒哀樂。」他為我解答疑惑，我半理解似地點點頭。

但想到不對，這個人可是從八樓的窗戶跳進來的誼！

我的臉轉瞬變得驚恐萬分，像隻膽小受驚的刺蝟蜷縮在那，與他面面相覷時，因心底的惶恐而更加縮緊身軀。

「請你走開，不要靠近我！」我用半哀求似的語氣對著那人說。

「別緊張，我不是英德爾那個傻子。」雙手往旁邊一展，狀似安撫地說：「他還不知道是妳，教廷只好派我來收拾殘局。」

英德爾？教廷又是什麼？

我滿腦子一頭霧水，但聽到「收拾」兩個字，我就不自覺站起來，往後退，最後拔腿狂奔到整個房間離他最遠的牆角躲著，把整個人塞到裡面。

一顆心上下燥動著。

「不要過來……」他依然步步逼近，革履與地面撞擊出厚實的迴音。

就在尖叫聲即將衝破喉嚨時，眼前忽然一陣天旋地轉，頭也像轉了十幾圈一樣暈眩，我不禁閉起雙眼，而原本貼著牆壁的身體也不由自主滑了下來，最後乏力地跌坐在堅硬的地上。

「看來是巧克力生效了。」他這麼一說，讓我想起護士給的那塊巧克力。

我摸著漸漸沒有知覺的左手，再抬眼鄙視這個沒心沒肺的人，似乎有種奇妙的連結存在。不管是對他，還是我。

「別這麼瞪我，放心好了，在這之後妳的身體不會有任何負擔。」藥物麻痺了我的神經，我只能勉強撐起逐漸沉重的眼皮。

可是，為什麼呢？

「那麼……睡吧，小小人類，明天醒來妳將忘掉和我們有關的記憶。」他蹲下與我平視，美麗的藍珠子像被賦予了魔力，令人移不開視線。

但為什麼，我總覺得不能夠忘記他，錯過這一次機會，不只是腦袋裡的未解之迷，還有好多重要的人都會從我的生活裡永遠消失？

不論是多久以前的，我試圖在記憶迴廊裡挖掘出眼前這張過目難忘的臉，神奇的是我成功了，一張張陌生的相片緊接著閃現而出——破碎的花窗玻璃，一封帶有絕望的信，還有躺在血泊中的女孩。

莊嚴肅穆的白色建築外頭，有個男人雙膝跪在倒下的女孩一旁，利齒往手臂狠狠一咬後遞到她嘴邊。

「夏娃我求妳了，喝下它。」男子懇求著。

夏娃聽到有人靠近後睜開眼，卻只能轉動眼球，傷損嚴重的身體已經無法動彈，看不見血色的臉上淚痕遍佈。

她微張嘴，讓汨汨而出的鮮血滴在慘白的唇，舌，最後進入了喉嚨。

原以為，這是能夠挽救任何垂死生命，再正常不過的方法。

可夏娃卻在喝下後吐出一大口鮮血，而在場所有人都知道，這是極少數會有的排斥現象。越來越多人靠近，但全都因男子周遭的氣場陣懾住而止步不前。

給夏娃喝了他的血後卻發現排斥現象，這無非給了男人沉重的一擊，他頻頻搖頭，極力想要否認事實。

「不不不……妳不是說等他回來，要在城裡舉辦婚禮的嗎？」

「發生了什麼……是誰……為什麼……為什麼……」

他注意到夏娃緊握不放的手裡有個紙團，將它抽出後攤開一看，而這一眼，就足以讓男人的靈魂被抽離了。

無論是那具就快要斷了氣的身體，或者是男子肝腸寸斷的哭嚎，皆讓我不忍直視，想捂起耳朵逃開這裡。

之後，夏娃倒在血泊中只說了唯一的話：我相信他，胸膛就不再起伏。

男子強忍著悲痛，在女人斷氣後為她闔上雙眼，並在額頭印下一個輕柔的吻，久久不離。

「願妳的靈魂，在光明的指引下尋得歸宿。」

夏娃的死因，是誰至她於死地的，在那一瞬間我好像看到了她墜樓前的畫面。

那個人是……

「呃哈！」

左胸痛得像被拳頭擊中，我重心往前，喉嚨一緊，難受得捂住心口處。

缺氧迫使我像溺水時掙扎喘氣，發出垂死一般的聲音。

見我臉色發白痛苦的樣子，一雙大手不容分說將我的臉固定住。

「不管妳想起了什麼，那都是現在的妳無法承受的，請別怪我，時間不容我們等下去了。」他冰冷的手指撫過我前額的髮鬢，蠢惑的瞳在靜默中又一次奪回掌控權。

「可我不想忘記你。」我艱難地抬起右手覆上他的臉，用稚嫩

的聲線告訴他。

「里托。」

在記憶裡見到的那個男人，是你。

他訝異地看著我，那雙望向我的深海色眼底暗流湧動，是不忍、是壓抑、是動容。

許久過後，一聲長嘆，便是這漫漫長夜裡他的答覆。

「親愛的，我又何嘗不是呢？」一閃而過的悲傷快得宛如錯覺，但在我還沒搞清楚前，藍瞳已然凌厲了起來。

不要，不可以！

「妳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孩。」

撲通。

「八歲那年和家人度過了一段幸福的聖誕夜，沒有火災、沒有醫院，沒有人給過妳巧克力，也從未遇見英德爾和我。」

撲通。

「妳現在很安全，所以不需要害怕了。」

很安全。

他的話使我紊亂的呼吸如大水洩洪趨於平復，就好像那些奇怪的事只是被夢魘糾纏產出的無端妄想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平靜與安心。

因為鬆懈下來的關係，瞬間變得癱軟的身子搖搖晃晃的，但我在傾身倒地前，就被那人穩穩地接住了。

即便他的體溫異常的低，我還是一心想依偎在那雙臂膀裡。

他貼心地將我抱到病床上，蓋好被子。

安頓好我後，他便站在一旁沉默不語，與此同時，我的意識也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脫離掌控。

在那人臨走前，在我仍清醒的最後一刻，我出聲叫住了他。

「我……我們認識嗎？」

窗檯前他停下腳步，微微偏頭，清冷的光輝更襯得那張臉龐比平常疏離，讓人錯以為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完美雕塑。

而他也的確優雅地轉過了身，冷冷地，不帶任何表情地回答。

「不。」陌生人說道：「我們不認識。」

強勁的寒風吹拂，他退步隱身在飄起的窗簾後方，我眯起眼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無聲無息的消失了。

望向空蕩蕩的那處，我終究是敵不過睡意，閉上酸澀腫漲的眼睛，又一次，墜入了夢鄉。

禁忌伊甸園 02

這是第幾次了呢？

可能是躺在床上正準備入睡時，或還在家裡吃著早餐，下一秒，就能看見一雙透明的手向我伸來。

每逢此刻，我的眼前就會飄來一陣灰濛濛的霧，被覆蓋住後的眼皮就會變得沉重。

緊接著，一股無力感落在肩頭，直到痠軟的感覺蔓延至腰部、腿部、腳底……

再度醒來，便會發覺自己來到了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。

「又是這裡啊啊啊啊。」我像隻猿猴一樣仰天長嘆，表情幽怨，對此處的期待早已在第一次來時就消失殆盡了。

在這座無人的森林裡，黑暗奪去了我的視力，而無數次被困在此處的經驗，讓我深知這裡到處都是危險因子。

比如眼前的三條岔路，選擇任何一個無疑都是自殺。

因為在這反複上演的劇本裡，結局的最後我都難逃一死。

被咬死、被吊死、摔死、淹死……

如果我猜的沒錯，那從前幾次的慘痛經驗中，我合理推敲出現在正值中世紀的某段黑暗時期，而我的身分，正是受人唾棄和忌憚

的女巫ㄟ。

但很不幸，我並沒有任何實質的魔法傍身，不然上次也不至於被手持鐵撬的村婦——我更想稱之為潑婦——團團包圍還罵的豬狗不如。

那往裡面呢？

我猶豫地看著隱密漆黑的樹林，糾結再三，還是硬著頭皮走了進去。

穿過樹林，盡頭火光處響起女人的低語聲，走近一看，是座以磚頭搭建起的看台，上頭的人們圍在一個火架旁，其中一個人不知怎地發現了我，眼神倏地收緊，用高亢的聲音喊道：「是那個白髮魔女！」。

眾人齊齊唰地抬頭，遮攔不住的殺意蠢蠢欲動，看起來恨不得馬上手刃了我。

我嚇得轉身就要逃跑，卻被背後突然冒出的壯漢給逮住。

「這麼漂亮的小臉，刮壞了可別怪我。」一陣冰涼緊貼在臉上，緩緩下移，停在了脖頸的地方。

我無奈咬牙，只能被他連拖帶拽地拉上看台，再丟到一根粗壯的木樁前。「綁住她！」

一群穿著黑披風的人走近，我心想不能就這麼沒有尊嚴的結束，反正這是夢，後果我也概不負責。

於是，就在一綑綑的麻繩要從我身後繞過來時，我用腳狠狠踢開擋在前方的人，收回腳後，再用單薄的身子撲向一個白髮老人後狼狽爬起。

好痛啊，這個人的身體怎麼這麼不經摔。

我揉了揉手臂，不敢多作停留，從一層樓高的刑台上跳了下來，雙腳著地時還聽見被我撞倒的老女人的聲音。「快啊，快抓住那個女巫，是神，神的命令！」

我左右張望，往傾倒的木堆裡隨機抓了一把棍子，想也不想就揮向追捕我的人，那人應聲倒地後，再往一個村婦的腹部重擊，在她痛得跪地時，拔腿就往森林的另一端跑。

「知道嗎？神叫你們待在家養老啦！」

我想藉機嘲諷一下，誰知就在我笑著轉頭的那一刻，剛才連說一句話都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老婦，竟用一把弓箭對著我。

看著離弦的箭朝我飛來，我往旁邊一撲，才保住了被瞄準著的頭，可手臂卻被石子刮出了一道長長的紅痕。

糟了！

「放箭！」

一聲喝令，劃破空氣的聲音此起彼落。

我抬頭望向天空，心臟怦個不停，就像宣告死亡前的最後掙扎。

當數支箭朝我飛來，絕望我只能緊閉雙眼，就像前幾次的死亡結局一樣，等待疼痛降臨。

……

然而疼痛並沒有如預期中的襲來。

我小心翼翼地睜開眼，赫然發現有個人擋在我和那群人的中間。

我無法看到他的臉，但從外型來判斷，應該是個男人。

所以是他救了我？但怎麼可能？

劫後餘生的我先是呼出一口長氣，心裡卻在好奇剛才那十幾支長箭到底去哪了。

「妳做了甚麼？」是他先開口的。

他的聲音很低沉，沒有起伏，沒有情緒，卻讓我感受到十足的壓迫感。

「我問，妳到底做了甚麼事，惹得他們都想殺了妳？」

但他說這話時，就好像把一切事情都歸咎在我身上了。

「甚麼叫我做了甚麼？」我咧著嘴角，笑著說。

說到這我就來氣，原本忍下的委屈和忿忿不平被激得爆發開來。

「我他媽怎麼會知道我做了甚麼？」

「每次都是，所有人都恨不得讓我死，就算他們想烤了我我又能怎麼辦？跪著求他們？哈，那群蠻荒人根本不講道理好嗎！」

說完，我手指向高舉著的火把的黑袍人：「好像我屠了他們的村！好像我是甚麼千古罪人！好像我就是——」我自嘲似的笑了出聲。

「好像我就是他們要找的白髮魔女。」

話一出，老婦充滿力道的手又搭在弓上，腿軟而動彈不得的我只得朝男人大喊。

「有箭小心！」

男人聞聲偏了下頭，連影子都不見就將箭應聲折斷，我這才看到地板上躺著的十幾支箭。

「妳是怎麼來這裡的？有人指使妳嗎？還有為甚麼會是她的樣子？」

我還在驚嘆於他的速度跟力氣之大，愣愣地從那一堆殘缺的箭裡抬起頭，只見一張極為俊美的臉正用他最凜利的眼神斜眼看我，有那麼一瞬間，以身相許的想法差點就要脫口而出了，要不是他質問的語氣讓人不爽到想拿麵團砸過去。

心寒啊，所有人都針對我。

「一，我不知道，二，我也真的不知道，三，我更不知道你說的『她』是指誰了。」

我就不該對他抱持著希望，這鬼地方壓根就沒有一個正常人。

「妳真的不知道？」

「不然勒，誰想代替我來送頭我隨時歡迎。」

難得啊，在這種箭拔弩張的氣氛下還能停下來休息，我氣得乾脆換個姿勢盤腿坐著，思索著不用死也能離開的辦法。

越快越好，待在這裡我遲早要被氣死，和凍死。

夜裡的風涼颼颼的，吹得只穿一件白裙子的我渾身打顫。

那些鬧事的人也都散了，在這靜得發慌的午夜時分，我低著頭嘗試著冥想，希望這副背負著女巫罪名的身軀，除了害我被追殺的功能以外，還能給予我一些有用的指示，助我早日脫離苦海。

雖然我有心扮演好女巫的角色，但某人的嘆息聲吵得我實在無法專心了。

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。」

「你！」他欲言又止，看到我毫不掩飾厭惡的表情後，舉起的手才不情願地放下。

「我很抱歉。」他終於願意正眼看我了。「剛才是我思慮不周，冒犯妳了。」

這傢伙，現在才想起自己剛才態度有多差。

「沒事，我都懂，但或許你能告訴我離開的辦法？」

「離開這裡？」他喃喃道，然後點了點頭。「這裡是我的潛意識，我可以馬上就送你出去。」

那太好了，我終於可以——

「等等等等等，你說這是你的潛意識？」我重複：「你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不假思索的回答。

天啊，這是不是代表他滿腦子都是殺戮和血腥，還有這個白髮少女的身分……

「能現在就讓我走嗎？」我合理懷疑這人有雙重人格，再不走就會對我痛下殺手。

他點頭同意，向我走近後蹲下。

當我望進他那雙溫暖的褐色眼睛，我又覺得他不像是外表氣質那般冷血，更不會做出傷害別人的事。

「我們大概永遠見不到了吧。」我有些感傷地說。

「妳難道還想來嗎？」他笑起來真好看，明晃晃的。
要我說，他可比美酒醉人多了。

「那還是不見面好，這裡帶給我的創傷太多了。」
回到現實後，再也遇不到像他這樣的人了吧。

「對了。」我忽然想起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。

「我叫吳桐雨，你呢。」

「亞當。」他說：「我叫亞當。」

那亞當，你知道嗎？這是第一次有人救了我，也是第一次，我在這場獵殺遊戲裡感受到溫暖，即便這意味著我們再也不會見面了。

可還沒等到我說出口，就已經沉溺在那片酒紅色的海水裡了。

我感受到身體不斷在下墜，又下墜，直到無盡的黑暗將我壟罩，甚麼也看不見時，在一片寂靜當中，我依稀聽見有人叫了我的名字，向我說著道別。

禁忌伊甸園 03

八歲那年的事我已記不太清楚。

對劫後餘生的我來說，那僅僅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罷了。

回台灣後，媽就懷著再開一間店的想法，和當初拚死拚活在大都市養家生存的目的不同，如今她想圓了年輕時代就有的夢，但這事也是在我上大學那年才終於定下來的。

就在一個月前，我被臨時告知夫婦二人要去國外慶祝結婚週年，展開未知期數的度假。

那天我還把鑰匙塞回媽的手上，勸她把店讓給別人顧。

「哎哟不行啦，我沒顧過店那些東西都不懂，而且學校還要忙。」

「不懂就問不會就學，而且是要妳有空就到店裡又不是讓妳待整天。」

「可是我……」

「可是什麼，想斷零用錢了是不是？」

「我做！鑰匙給我！」

於是，機場送行完隔天，我就正式擔任了代理店長的位子。

說是代理，但若沒有那些盡忠職守的員工，也許我就會是搞垮這家店的千古罪人了。

「桐城」是這間店的名字，離我住的公寓走個十分鐘就到了，體諒辛苦盡責的員工能早點卸下重擔，收尾的工作通常是我一個人來做。

恰逢萬聖節，今天店內到處擺放著各種應景的裝飾，收銀機旁就有一個骷髏頭，太過駭人的原因已經被我用黑布蓋住了。

「深哥，我待會有事就麻煩您啦？」我解開身上的圍裙，隨意丟到置物櫃裡頭。

我口中的深哥是最照顧我的前輩，白皙的臉蛋吹彈可破，出落的比女人還要水靈。

「沒問題，妳要去哪？」他停下擦拭碗盤的手，笑吟吟地看著我，「找男友啊？」

「噫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了。」我搖頭表示嫌棄。

如果是三年前的我，那個情竇初開、涉世未深的我，或許會對這個敏感詞懷著探究的心情。

就如同大多數女孩擺脫一成不變的校園生活，到了一頭栽進愛情的年紀後，總是期盼能遇見所謂的真命天子，他的甜言蜜語能迷得妳天花亂墜，他的禮物都是異想不到的小巧思。

可這樣一個完美無缺的形象，通常是當局者迷導致的，因為我們沒有揭開面具的勇氣，欺騙自己比認清現實容易多了。

「是安可旻啦，剛傳訊息，不知道又浪哪去了。」

深哥瞧了眼牆上的時鐘後特別囑咐我。「這麼晚了，妳們倆在外面注意安全，看新聞好像最近變態蠻多的。」

「應該是一直都很多吧。」我感激地笑了笑，「你也早點休息，禮拜一見。」

快速整理完後我抄起包包就往外走，夜晚的街道行人寥寥，獨自走在寬廣的路上顯得格外冷清，想到不久前，我還只是在出版公司的實習生，心中頓時感慨無比。

爸媽這時候應該在哪？玩得開心嗎？

包裡響起的鈴聲打斷了我的思緒，剛接聽手機就聽到安可旻激動的叫喊聲，讓我忍不住把手機拿遠。

「喂喂呼叫桐雨，聽得到嗎？」電音和人群的交談聲幾乎要蓋過安可旻，我猜她應該又去湊熱鬧了。

「妳人在哪？怎麼那麼吵？」

「戲劇系的丁雪莉妳知道吧？今天她生日，我在她家的派對。」

丁雪莉，大一就得到來自影視界的無數邀約，精通十幾種語言，不只如此，幕後金主還安排國外一齣熱播劇讓她出演，姣好外表加上精湛演技，就問有誰能不知道這位當紅女星？

「妳啊妳，老實交代怎麼搞到入場卷的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就一些小手段加平常累積的人脈，最重要的當然是我這顆聰明的腦袋囉。」

手機上有一則訊息跳出，她繼續說：「地址發給你了，就是這裡有點偏僻，妳可能要找一下。」

「妳知道我有多想念以前那個乖乖牌的妳嗎？」我點開訊息，

把住址複製貼上到手機地圖。

當紅藝人丁雪莉的豪宅果然不一樣，建在遠離世俗的山區。

「這裡也太……算了，妳酒量差不要喝太多，注意安——」
擘——

還沒說完她就掛掉了，安可旻的急性永遠改不了。

我走到人多的馬路招了台計程車，上車後司機問我要去哪，我就遞手機給他看。

大哥轉頭用台語半好奇半擔心地問：「阿妹仔這麼晚了妳一個人去那做什麼，那裡都是山很偏僻誼。」

我用熟稔的台語回覆道：「沒有啦，我就是去找朋友，沒有要做什麼奇怪的事。」

大哥還是放不下心，認為我是心情不好頻頻用心靈雞湯安慰我，也怕我真的會遇到不好的人，但在我的一番辛苦解釋下還是上路了。

一整天累積的壓力於此刻鬆懈了下來，我靠著椅背，沿途刺眼的燈紅酒綠讓我想起一個故人，只怕再看下去，那段荒唐的回憶又會浮現眼前。

我暫且閉上眼，讓一切惱人的紛擾隔絕在外。

小眯一下後，被車震醒的我迷迷糊糊地醒來，見沿途已是群山環繞，打開手機一看，訊號竟然顯示著零格，來之前我沒想到這裡竟偏僻到如此地步。

夜晚加上沿途沒有路燈，光線極度不佳之下車子行駛的速度不快，司機專注地看路況，車頭的燈是這條山路唯一的光明。

「大哥，現在開到哪了？你確定沒開錯吧？」我神經兮兮地往車窗外張望。

「啊這，這裡我以前也沒來過哈哈，應該，應該就要快到了，阿妹仔妳放心嘿。」

他支支吾吾的，從後照鏡能看到他面有難色，我深感不妙。
騙誰啊大哥！

在這種窮鄉僻壤迷路，感覺隔天新聞頭版就會是：妙齡少女與計程車司機迷失在某某山，多日杳無音信，搜救人員發現草叢中的二人屍骨無存，這類報導。

要問從小就立志活滿一百歲的我，想要錢還是活命，我當然是選擇後者。

於是我向大哥提議從這裡把我送回家就好，什麼鬼派對我才不去，那怕不是什麼陰險滿滿的邪教聚會吧？

他停在黑漆漆的半路，最終應我的要求妥協後點點頭。

「拍謝啊，錢我會退妳。」

「不用啦，可能是我朋友講錯地址，錢就不用……」

我趴在前座跟司機說到一半，就看見不遠處的樹林裡冒出一個晃悠悠的人影。

「那是妳朋友嗎？來帶路的？」

會是我朋友……嗎？

車頭的白色燈光打在那人高瘦的四肢上，詭異極了，從這邊無法辨識他的長相，但我的第六感告訴我，那絕不可能是安可旻。

「不是她。」我回答地信誓旦旦，雞皮疙瘩已經爬滿身了。

根據恐怖片定律，那些下車查探的都會成為領便當的傻子，真慶幸司機先生多少還保留著基本常識，沒有丟下我一人。

他僵直的手甚至抓緊了方向盤，準備隨時落跑的架勢。

我慢慢退到位子上，「大哥，還是我們先離——」我想說的是離開這裡。

我瞪大眼睛，下巴差點合不起來。

只見那人開始伸展他的身體，扭動脖頸，坐在車裡的我彷彿能聽見骨頭發出喀吱喀吱的聲響。

接著，那東西渾身抽動，蓄勢待發，等我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，他已經開始擺動雙手，朝坐在車裡的我們前進。

強烈的白光打在他身上，照出空洞的猩紅色眼睛，以及衣領和嘴角上，與死白皮膚形成對比的大片紅色。

紅色。

深紅、暗紅、血紅的。

「開車，快開車！」當我用力拍打駕駛座時，嚇傻的司機這才回過神來。

來不及原路返回，司機直接腳踩油門往森林深處開去，車子傾身，輪胎在轉彎時發出尖銳的摩擦聲。

車子一路在顛簸的山坡上搖搖晃晃，我一邊擔心會翻車，一邊鼓起勇氣往回看，只見一個影子在後方窮追不捨，用超乎人類極限的速度追趕著我們，卻始終保持一段距離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我驚恐地問，快哭出來了。「媽的那什麼鬼東西？」我沒有餘力保持優雅的儀態，直接爆出一句粗口。

魔神仔？妖怪？還是鬼魂？

我很不想有這種念頭，但這就像是在動物頻道裡會看到的，掠食者們把獵物逼到巢穴後大快朵頤。

等等……他會有同伴嗎？

駝鳥心態使我不想再面對，低頭抱住自己，什麼也不想。

司機嘴裏念念有詞，一聽是在背誦佛經，視線移向他握緊方向盤抖得不像樣的手，我知道他和我一樣害怕。

能不能活著離開這裡，我們誰也沒把握。

過沒多久，車子駛上另一段不知通往何處的小路，但甩掉那人並不讓我覺得鬆一口氣，因為這也意味著他會從四面八方，任何可能的位置，再度以血淋淋的模樣登場。

這時我看見左手邊，被樹林遮擋的那處似乎有棟別墅，高聳的

白色建築裡傳來了電子音樂，和在夜空恣意投放的炫目彩燈。

找了那麼久，原來丁雪莉家是在這裡。

我趕緊告訴司機那裡正在舉辦派對的事，他瞧了眼房子，點了點頭後便踩緊油門加速前進，還說只要到那裡我們就安全了，這一路上誰也就沒再講過話。

這段路程其實並不遠，但我卻像深處在黑暗的迷宮裡，伸手不見五指的恐懼導致判斷力下降，處處碰壁，發冷的身體和快瓦解的思緒也使我疏忽了某些事。

回頭審視這光怪陸離的夜晚，被怪物追殺途中突然就找到尋遍已久的地方，這會是巧合嗎？

然而此刻我們都束手無側，哪怕前方是佈滿荊棘的道路，想活命，就必須逃。

瘋狂地逃。

抵達一片高級車輛中央時，還沒等司機停車，我掌握好時機就逃命似地直接開門跳車。

注意到站在門口手持餐盤的服務員，我大聲呼喊求救。

「救命！請幫幫我們！」

但當我跑到大理石門口時，忽然有股力量強行絆住了我的後腿。

慘了。我腳一彎，飛躍過高低落差的階梯，臉著地的當下，從托盤上掉落的玻璃杯也應聲碎裂，酒水灑在我身上。

媽的，我的臉、下巴、手，全身都好痛。

我忍不住發出痛苦的呻吟，環繞樂音的重響又震得我腦袋瓜疼，飛濺的飲料還潑了不少在背上，在高山的低溫作用下讓我開始畏寒。

在四射的彩光當中，我看見一個身影向我走來。

「……桐雨？」誰在叫我？

這個聲音，是安可旻嗎？

我靠著腰力支撐起上半身，在確認是我後，安可旻臉色大變擠身過人群，到我身邊蹲下，「妳怎麼了？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快叫大家報警，外面有……有怪物。」我斟酌著用詞，說出這個荒唐的詞時她明顯錯愕。

「怪物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他長得像是人類，全身都是血，可是跑得很快，非常快！」

我不敢把視線從門外移開，襲捲而來的恐懼讓我冷汗直流。

在我驚魂未定的時候，司機大哥踩著沉重的腳步從門口走來，還順手往吧檯拿了杯酒喝，靠在桌沿用酒精冷靜心情。

「他是跟我一起來的，他也有看到。」

大哥朝所有人點了點頭，表示我說的都是真的。

安可旻扶著我站起來，而在這時，擁擠的人群往兩旁退了開來，一襲紅裙搖曳生姿，款款而來，女人本來嚴肅正經的神情，在看到幾秒後，突然有了笑容。

「噢親愛的，快扶你的朋友去樓上客房休息。」她那如烈焰般鮮紅的唇讓我想起不好的回憶，我握著安可旻的手不禁更大力了。

「好，謝謝雪莉姐。」安可旻謝過後，帶我往樓梯的方向走。

當我們穿過一群正在八卦的女孩時，我看見她們身後的吧台座位上有個人。

他手舉著一杯酒，輕輕晃著，彷彿他所處的空間沒有我們的存在。

突然，那人像是知道我在看他一樣抬起頭，望向我。

一時間，消逝的記憶再度浮現，那雙眼好像有股力量，帶著我又回到了十多年前，被我遺忘的過去。

一場意外，餐廳陷入茫茫火海，就在我因為吸入過多濃煙而無

力倒下，險些被頭頂的梁柱壓垮時，一雙冰冷的手護住了我的身體。。

曾經，我以為這只是神明的顯靈。

但十多年後，派對上的一次相遇，我又看見那雙美麗攝魂的藍。

比天空更真實的藍。

我原本對找回了失去的記憶，還終於見到救了我的人感到十分幸運和欣喜。

直到他親口對我說，他是為討回我該償還的命而來。

可當他一次次的，救我於危險之中，我那顆搖擺不定的心便又陷入了迷茫。

「別試圖了解我們的世界。」他說。

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呢。」我答。

上天啊，無論祢派來的是救世主，還是索命的死神，我知道，這場荒誕又迷人的戲劇都不會輕易落幕。

而主角們將何去何從，故事結局又會如何，這一切答案源頭，或許都將從一個名為伊甸園的地方中逐一展開。